



萧军全集

2

华夏出版社



2

萧军全集

第三代（上）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军全集. 2, 小说 / 萧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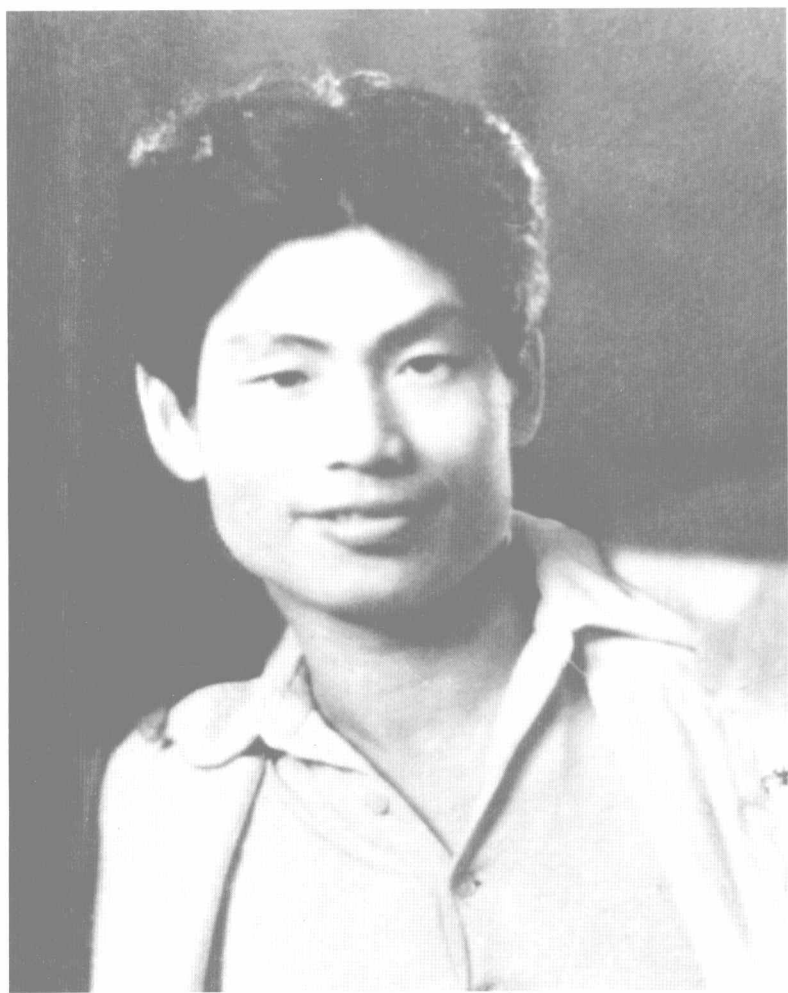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080 - 4664 - 8

I. 萧… II. 萧… III. ①萧军 (1907 ~ 1988) —全集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153 号



纪念作家萧军百年诞辰



开始创作《第三代》的时候
1936年·上海

第三代

(上)

内容提要

《第三代》是著名作家萧军在三四十年代撰写的，是继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以二十世纪初叶旧军阀统治的东北为背景，描写贫苦农民受地主的欺骗、剥削、压迫，以及彼此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描写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当胡子，以及这支胡子队伍的真实生活经历；描写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学生运动面前的欢快情绪。

作品着力刻画井泉龙、林青、汪大辫子、翠屏、刘元、林四姑娘、大环子、焦本荣、田家梅、石竹青、高天青等贫苦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深刻揭露了杨洛中、杨承恩、杨承德、金英、段巡长、徐连长等人凶残、暴虐、奸诈、愚蠢的丑恶嘴脸。胡子头海交、半截塔，以及英国女教徒卜教师、沙俄没落贵族赫列斯达可夫、日本浪人天野大郎等的种种表现，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明朗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文字反映了作者当年的写作特色。



目 录

上 册

第一部

一 冬夜的驼铃	3
二 凌河村的人民	5
三 “生儿莫喜欢”	15
四 沫一般的谣言	26
五 刘元	32
六 “上马容易下马难”	36
七 海交	40
八 翠屏	46
九 杨半城	53
一〇 火场上	58
一一 杨洛中	63
一二 葬	72
一三 一个早晨	81
一四 井泉龙	85

第二部

一五 三人	95
-------------	----



一六	马	108
一七	去掏杨洛中的窝	117
一八	哑巴儿子	125
一九	宣誓	135
二〇	守望	148
二一	“给我寻一把刀”	156
二二	逼上羊角山	169
二三	“给我打死他!”	180

第三部

二四	汪大辫子被释放了	187
二五	林荣	197
二六	音乐的夜	210
二七	宋七月和宋八月	223
二八	寻妻	246
二九	羊角山	261
三〇	下山	274

第四部

三一	杨洛中准备办寿	297
三二	家族之夜	313
三三	汪大辫子去城市	333
三四	寿日	360
三五	井泉龙被捕	389

第一部



一 冬夜的驼铃

驼铃叮……吟……当……啷……夹杂在狗们癫狂了似的吠叫声中,由远而近既温和又端庄地响着。车夫们故意抽响着鞭子,尖声不甚必要地吼叫,骂着各样粗野的言语;呼唤着牲口们各种古怪的名字和绰号,似乎企图想裂碎这夜的安宁,使村庄里睡得正温暖、正香甜的人们清醒一些。

从什么地方呢,第一次的鸡鸣声飘过来,那像从辽阔的海洋的那岸,还是无止尽的森林的深处徐徐响起来的银笛——声音狭窄而悠长;接着,所有的村庄,就全被这声音鱼钩似的贯串起来了。

“呸! 贱骨头们……全让鬼抓去吧! ……”

等到一切的声音不再那样喧嚣了以后,祖母才向着这声音消逝的方向骂了一句,而后她又开始了从这个屋角到相对的那个屋角来回地踱走起来;如果地上摆设着的什么家具有时障碍了她,她也要站在它们的面前,像对着一个人似的,磨动着秃秃的牙床,鸟雀似的侧转着头:

“全应该烧掉呀! ……为什么不烧掉呀? 贱东西们!”

她在寻找谁呢? 眼睛鹞似的回翔着;又似乎在等待着这些废物们对她这诅骂会有什么回答。——屋子里只有她自己的影子活动地陪伴着她;回答她的只有她自己的呼吸。

“嗯! 嗯! ……”

她哼哼着无选择地颓然地坐进了一只椅子的怀里。

从对面的房里,才沉断下去不久的女人的呻吟,又开始接续起来了。它起始是微弱的,断续的,像被困制在多重岩石的缝际委屈回环泻流出来的泉水似的;接着,这声音尖锐得相同电线柱上金属的裸线过度被暴风吹绞着那样,尖锐地响起来了。

“生一个孩子……要这样艰难吗?”不再忍耐了,她来到窗下,厉声



地问着：

“怎样了呀，这样叫？整个的村庄全要叫翻转了，究竟是怎样了呀？究竟……”

屋里面嘈杂和呻唤的声音听得出勉强断落了一个瞬间，回答的却不是呻叫的本人，是林老太。

“怎样了呀？你问过一百遍……这是生孩子呀！……又不是鸡下蛋……为什么你这样性急呀？你生孩子许像吐口痰那样容易吗？我算没见过你这样人！……”

祖母困惑了，手抓紧着窗台的边沿支持着身子，她为了表示愤怒照例是空空地切动着自己的秃牙床。接着，屋子里却又是一阵骚乱：“抱住她的腰呀！……不许躺下，不许……”接着就是一声奇拔的尖叫……她——祖母——忘了呼吸，她要沿着窗台的墙壁萎落下来了，周身起着近似癫狂的颤抖：

“让他是个男孩呀！……让他是个大命的人物吧！让他……”

她向天空祈祷着，嘴在开开阖阖，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天空的星们，杂乱地闪动着不安定的光芒；月亮残破地照耀在天西。

婴儿洪亮的啼声听到了，——从远方又银笛似的飘起了第二遍的鸡鸣声。



二 凌河村的人民

冬天,凌河村的农民们,如果遇到天气晴好,再没多大的风,全喜欢从自己的家里活动出来闲走在街上,或是聚集在谁家院墙的前面,在有太阳光最多的地方,蹲下身子;也许把背脊倚靠了墙壁,手交叉地藏在袖筒里,消遣地唾着口水,发挥着各种奇妙的意见,讲谈着各样的事情。如果大家伙同意了一件值得笑的故事,便各自放纵地大笑一场。

这个村庄,没有酒馆,也没有吃茶的地方,这里的人们不大喜欢吃茶,也不大喜欢吃烧酒。除开赌博和打猎以外,在冬天,人们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即或是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两场决斗,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这总是比一条冬眠的虫似的常僵卧着要有趣味些。

为了距离城市太远的缘故,城市里已经成了古旧的故事,在这村庄里,却还照常被人们珍奇地嚼咽着,反刍着,必须要等到另一件较新的事发生才能够替代了它。

“杨家的小寡妇……生了一个崽!这叫做‘遗腹子’呀!哼!他妈的‘私生子’!”朱三麻子抹着鼻子,眼睛细成一条缝,说话并不固定地看着人,他常是悠然地看一看天,或者是向远方连绵的山峰打着超视。

“是个公(男)的吗?”这是汪大辫子。

这人虽然有着过大的头和过大的眼睛,而辫子却是特殊的苗细,相同一条瘦猫的尾巴,毛茸茸地贴挂在脊背后面。他的鼻孔朝天,鼻头相同半片圆肉球,没有根源地平贴在那宽阔的脸幅上。他从来不喜欢谁的话白白浪费在空气里而得不到回答。

“杨家有那样德行哪!……”杨五爷只要一听到无论有谁提到关于杨氏族中什么事,他总是耳朵尖起来,如今他更接近一点捱近汪大辫子,从衣襟上把佩悬着的银胡梳,拿在手里,细致而经意地开始梳理



着自己那白色的菱角式的胡须。——他身上那羊皮的大坎肩更显得破败了，布面子被磨破的地方显露出羊皮的光板，已经发了黑色，还有点闪光……可是在人的眼睛里，他的胡子却总是那样特殊地整齐，好像从来没有一根曾经错乱过自己原来的位置。他接着说：“……我说的满不算……让你们说，这不得德行……得什么？我们的二奶奶……娘家是什么样的根源？……”

杨五爷总喜欢述说别人的根源，更是关于杨春二奶奶的根源。这是一位专喜欢讲别人的高贵来增加自己光辉的人。

“好德行！根源好……就能生好子弟？……狼、狐狸……可全是……全是什么种生什么崽……差不了……人……哼！谁知道人？”汪大辫子用他的惯于说俏皮话和专喜欢同别人抬杠的哑嗓子，固执地回答着。说话的时候，他还总要把原本就很惹人眼睛的大额头，像是故意挺露向前面，一只要准备决斗的公牛似的，毫不转动地瞪起那双眼睛——眼尾有点斜上。

杨五爷从他的面前退开了一步，加紧捻弄着另一只手里的珠串说：

“大辫子……你怎么什么事全喜欢和人不一样哪？……年轻的人……应该学随和一点……才有出息！……”

风把杨五爷的胡须摆乱了，他急忙又掏出了已经揣进怀里的银胡梳：“……真的……年轻的人，是应该得和气点……比方你爹就不这样……”

还不等杨五爷把话交代完，汪大辫子从背后把辫子一手掳过来安置在胸前说：“我爹是我爹……我不是我吗？……你能够说一只狐狸是一只兔子吗？……早先是大清国，有皇上……现在还改了大总统哪！……”

“我的话……不过是这样说一说……听不听由你！……”杨五爷从汪大辫子的身边离开了，又接近了宋七月，“你说是不是？……要孩子好……总得有好根源……根源不好……就不能有发达的指望……”

宋七月半同意地点一点他的秃头，并没有言语。从围聚着宋三麻子和汪大辫子的人群却腾起了一阵哄笑，人们的眼线也全向杨五爷这面集中过来。其余的人们也开始遭了引诱，从自己原来立着，或是蹲的地方，虫似的蠕动过来，脸上作着要笑的准备，尖起了耳朵。从什么地方呢，滚转出来一团孩子，吵叫，忙乱，企图要从人和人的缝隙中钻到更前面。



“妈的——乱钻什么呀？”

孩子们挨了大人的耳光，并不灰心，吐一吐舌头，再开始寻找第二条路……最终在这人环的第一排的便全是孩子们。被围绕着的朱三麻子脸上的天花斑正发散着光辉：

“……城里大街上点的灯……全不用人点……一到天黑……它自己就会亮啦……也不用添油……你说他妈的神不神？那些个灯……全像茄子似的倒挂着……火车也不用马拉……它就会跑……要站住就站住……也不用人吆喝……”

“这不能信呀……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儿……不能信……”一个曾参加过“义和团”的老英雄井泉龙伸一伸拳头截断了朱三麻子的话头，“不能信呀……洋鬼子挖了我国人的心……我亲眼见过……拘了我国人的魂灵……逼着他们点灯，推车……我的肉眼看不见……哼！若有我们底祖师爷……一看就知道了……看吧，洋鬼子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们的心就要被挖净了……还要把魂灵成车成车地运到外国去啦！……替他们推车，点灯——去，去，小孩子不要听这些，……你们这些小崽子们的心，……将来全得教鬼子挖净了呀！……全得……”

他开始驱逐着小孩们了，他又好像回复了几多年前，头上缠着红布……向洋鬼子们开战时候的英雄。——眼睛圆起来抖擞着银白的胡须……

“洋鬼子进过北京城？……这些驱使魂灵的方法……全是从我国的国库中偷去的呀！……三国上诸葛亮的三卷天书……姜子牙的杏黄旗，……还有，……全落在鬼子的手里了。还有……”

井泉龙为的要想寻找证明，用眼睛在这人环内外旋动着，为的要向人表示自己强壮，一只手掣着那时时要飘动起来的白胡须；一只手的大拇指还翘起来。

“杨五爷……”他在人群中终于寻到了胡子和他差不多白的老伙计，“杨五爷他见过……你们这些黄嘴丫还没退尽的孩子们……妈妈怕还没生你们哪！……你们问一问杨五爷……他见过……我们那时候……哈哈……他们族中的……二奶奶，若不是为了年头乱……能嫁到这儿来吗？现在怎么？听说也生了孙子了？……人真是……噁噁，这些小东西们……生得该多么快呀？一转眼……全像雨后蘑菇似的……就冒出土来——”

“你是蘑菇……你是老蘑菇……”孩子们喧叫着，笑着，向井泉龙



钻过来，要拔他的胡须。青年和壮年一点的嚷叫着助威：“拔他的胡子……叫他请黄天霸下来，……不——请张飞……哇呀呀地叫……——不，要猪八戒，呀，——还是孙悟空呀……”

井泉龙扭着每个孩子的耳朵把他们扯开去，可是孩子们是潮浪一般的无止息，推开又回来，……还在不断地加增着新的……老英雄终于遭了围困。

朱三麻子为了这老头打断他的故事，以致他被遭了遗忘，要报复，他比孩子们几乎叫得更尖锐：

“小家伙们……不要退……上呀……上呀……扭他的胡子……要他装孙悟空给我们耍一套‘金箍棒’……”

杨五爷知礼地，一面摆着手调解；一面还是小心地梳理着自己的胡子。可是他这调解毫没有什么用处，连自己全像一粒沙似的，被这潮浪戏弄似的推移着了……他叫：“这对老年人是不成样子的呀！……这……”

“小蘑菇们……不要闹了……林老头给你们来拉胡琴啦！……老林——”

井泉龙向林青和杨三来的方向招着手叫着：“老林……救一救吧！……老英雄受困了——”

老林青的样子似乎并没听到这声音，胡琴挟在一条臂下；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一些冬天的干菜蔬，一只装满了酒的酒瓶，还有一只活公鸡。他和杨三前后地行走着，他们好像各自在思索着什么；林青的头有点发软地勾垂到胸前，脚步也近乎有一点空茫，这不是他平常的样子。杨三却还没什么改变——昂起着尖锐的小鹰鼻，身子一条柱似的挺直着，胸脯凸出，总像一只要寻找决斗似的小公鸡。

凌河村位置在山脚下一带断崖的上面，崖下面便是凌河。如今河水完全冻结，在太阳下面抖闪着眩惑人眼的光芒。每处山阴遗下来的积雪，看不出变更；山头 and 河滩全是光秃秃地再也看不到了那夏天绿绿的茸毛。自从凌河喑哑了它的骚鸣，整个的凌河村就变得孤独和落寞，真是成了一条冬眠的虫。

——啊，这又算是一代！

老林青看一看苗长的、标挺地走近他身边的杨三，想到了女儿这新生的孩子，不能自制地就滑想到自己的儿时，轻轻地发了一声喟叹。他熟悉这所有的山头和河流；那几座山头是他所常常爬走的；那几段河流在夏天是他和一些牧羊的同伴们洗澡和洗羊的地方……坐在山